

# 澳華新文苑

第1263期(A)



## 飛焰照山

視覺偶遇

當金山寺那黃黑紅三色的質塊初次在視野中顯現，攫住感官的不是那座重建的塔，不是遍尋不著而存在於想像中的水中塔影，不是在平庸轉述中磨損殆盡的白娘子水漫一座山或梁紅玉擊鼓戰金山，更遑論江南水月道場那莊嚴與世情的調和。

我是“海外作家看江蘇”一行拾級而上的佇列中最無知的人，向上，進出大雄寶殿和禪房，左拐，再左拐，一段陡峭而漫長的石階，直到左手石欄外江面閃閃發光，浮在水面的島嶼在召喚。

我們登臨的不只是一座造相巍峨的寺院，也是一座山，這種認識在年輕導遊的介紹中不斷強化。從高處看風景，目力永遠是不夠的，導遊詞像是炫耀，這不光是山，還是一座島，被大陸吸收了島。

繚繞的香煙比起福清石竹山祈夢洞的熊熊香火不值一提，大徹堂也沒有讓香客面臨七尺棒頭歇下狂心，禪在這裡更像是印滿了梵文的紅布遮掩下的一隻鑲金佛眼，從紅布間隙窺視，或是琉璃瓦頂上的一面照妖鏡。

我偏愛江南。期間沒來由地慌亂，有個小男孩在後面催促著什麼，我按下手機快門，江南不是我這個旅居墨爾本的滬人從小在吳淞口或浦東海濱所熟悉的渾濁灰暗的波動體量，而是十年一覺揚州夢裡瘦西湖的輕攏細撩和翠絲綠弦。

當視線再度遇到長江大橋構成的混凝土鋼結構天際線，我依然慌亂。

回想是在沿著石階上山的途中，我意識到了什麼：腳步在往上行，我明明是在上山，卻感覺像是在下山。我感到腳下錯失了什麼，腳步遲疑著，卻不能停頓。直到依次在「慈心照世」的紅門前合影留念，大家喜笑顏開都以為看到了該看到的，我恍恍惚惚卻覺得失卻了理應看到的，但不明白是什麼。



在西津渡從高處俯瞰腳下的渡口和長江中的島嶼。

返程探訪西津渡，再一次從高處俯瞰腳下的渡口和長江中的島嶼，看得匆忙，為趕時間手持手機和充電寶走得更匆忙，光注意眼前一長溜雕花磨磚細牆，沒留神餐廳門前一馬平川的仿明清青磚地有一個坎，我被絆倒了，手機和充電寶甩出去老遠，工作人員搶來扶我爬起來，我的褲子膝蓋破了。整個晚飯期間我都魂不守舍，我明明想起了什麼，不是在日本新購的褲子破了，也不是輕裝簡行沒有攜帶替換褲子。

回酒店從前臺要來剪刀針線包，從網上觀摩別人的針線活，恍然想起寫過的一篇小說《普魯斯特療法》。打開比筆電，記憶沒犯錯，小說的確寫到過詩人蘇軾夜宿寺廟遭遇第三類接觸。當時，並未想到小說裡的那座奇妙之寺其實就是金山寺。

據稱蘇軾三十六歲愛上潤州，直到六十六歲去世，三十年間至少到過十二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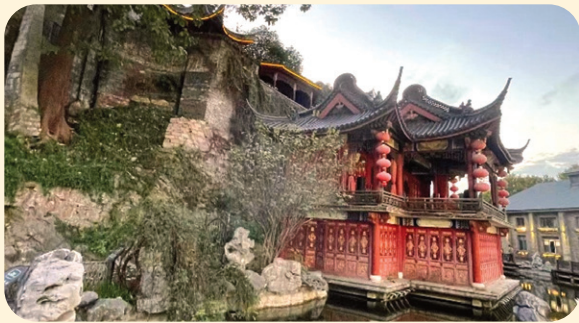
### 千年前，第三類接觸

假如在北宋年頭登臨潤州，你見到金山尚未與大陸連成一體。

這屹立長江中的小島，自古在長江南岸，因頭陀開山獲名而得。山勢並不巍峨，甚至見不到山，這寺廟包裹了整座山，景致想必不如現在細緻。

金山寺舊名澤心寺。天禧初年，宋真宗皇帝夢游此地，特賜匾額改名為金山寺。蘇軾被貶出京城去杭州任通判。途徑當年稱為潤州的鎮江，專訪金山寺，會晤寶覺、圓通兩位僧人。

夜宿寺中，他看見了異象。天色見晚，他擔心找不到歸船急於離去，卻被山僧留觀日落。江面遼闊，微風萬頃，水波細膩，落霞如魚尾般赤紅，到二更，新月隱沒，黑影憧憧。忽然，「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樓



鎮江的金山寺

鳥驚」。

靜靜的江心燃起大炬火，飛騰火焰驚飛了山鳥。

他惆悵歸臥僧舍，苦思良久，莫能辨識，非鬼非人，竟不知到底是何物。

那是宋神宗熙寧四年（西元1071年），也是11月的事。

後人好事，解釋說這夜觀異象寄託了詩人濃郁的鄉愁，或說他厭倦政治和仕途，或說寫奇事軼聞只是為了歸隱田園，更有人澄清說哪有什麼異象，不過是海上常見的螢火現象，總之，每個人都在努力把浪漫的蘇軾解讀成蘇軾的幻想，就是不願承認他為詩做的小注：「是夜所見如此」。

其實，承認詩人夜宿金山寺見到了科學不能解釋的異象並不難，他所見到的半夜江心大炬火在他眼裡鑿鑿可鑒，無可推諉。

主辦方江蘇有線安排我們海外作家一行參觀賽珍珠（Pearl S. Buck）故居，然後2025年度的上金山，我最有印象的只能是賽珍珠。因為美國人賽珍珠竟是鎮江人，這種身份悖論使她得以非常明晰地在書中指明金山是島嶼，長江成為她的第一片海洋，生命的河流，土地的動脈，寬闊而浩瀚，滿載大帆船和小舢板。金山、銀山和北固山是幾座小山，也是漂浮著的仙島。

「如果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有一個家，我想我的家就是鎮江」。在中國人民不多的西方老朋友裡面，幾乎沒有第二人可以像她那樣自認在中國除了鎮江沒有其它地方能以同樣的意義稱之為「家」。因為她「所有的記憶都深深紮根在那裡」。

### 賽珍珠的大地

賽珍珠的鎮江是詩人見證過奇跡的地方。也是中國出產第一個諾獎和普利策獎雙冠王的地方。這位美國首位獲得諾獎的女性，我承認我的寫作從未受過她的影響，甚至在來這次來金山之前從未讀過她的小說，但，我還是對她產生了類似蘇軾夜觀異象的奇特感受。

她在寫作上的巨大成功使我在驚異於江火的一刻，也產生了深深的困惑。她的素材來自鎮江的童年以及與她前夫在安徽農村的經歷，她的小說離自給自足的中國現實並不遠，但離基督教倫理觀很遠

以小說《大地》觀察，賽珍珠的寫實主義敘事規避了神學詮釋，她只以中國農民家庭為中心，寫桑農王龍的家族史，寫人與土地的關係，寫實用倫理，寫人性的善，寫社會實踐和家庭責任感，寫自然秩序，寫農民哭聲和自救，寫勞動和互助，她不言及不可抗拒的人類困境，也捨棄了祈禱等宗教行為和倫理。

她在國際文壇的巨大成功與在東西方所獲的評價之間存在著巨大背離。美國評論界一致同意她首先以新鮮活潑的筆調突破了西方關於中國農民的刻板想像，但遭到中方反對，中方認為其對封建禮教、性別歧視、土地崇拜的敘事反而是強化了西方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大地》未涉及階級鬥爭、土地革命等，其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帶有人道主義的悲情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要求，與美國主流文學的關注也相去甚遠。美國批評界因而認為她通俗淺顯，缺乏文學深度。（未完）



賽珍珠長篇小說《大地》中譯本

武陵驛

## 未熄之光

育子

三十六年，時光如刀，  
却刻畫不出歷史真相。  
廣場的血腥味，  
猶在飄蕩。  
履帶碾過希望，  
轟鳴仍在心頭沉重迴響。  
槍口的硝煙，依然嫋嫋，

淚水與吶喊，早成冰霜。  
青春的熱血，染紅朝陽，  
自由的呼聲，不是絕唱。

白燭光搖曳，照不盡悲愴，  
記憶的傷痕，刻在胸膛。  
那年那月的今日星空黯淡，  
卻藏著未熄的微光。

## 想到巴金談文革

文革結束後，巴金慶倖自己居然沒有死去，而很多熟識的文化界朋友都沒有熬過；他覺得這並非因為自己勇敢，只是相信任何夢都是會醒的。他在《十年一夢》增訂本序言中這樣說：

十年一夢！我給趕入了夢鄉，我給騙入了夢鄉。

我受盡了折磨，滴著血挨著不眠的長夜。多麼沉的夢，多麼難挨的日子，我不斷地看見帶著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蕭珊。夢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撲來。

在痛苦難熬的時候，我接連聽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手結束生命的。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我不是戰士！我能夠活到今天，並非由於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個真理：

任何夢都是會醒的。

巴金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率先提出每個知識份子乃至每個人都應該自我反思。一個又一個精神自責，不斷地折磨著巴金。他責問自己：

我怎麼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麼遠離了自己曾經讚美的人格？我怎麼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

這是當時巴老的內心自白。正是這種精神自責，成了他晚年寫作的動力。他仿佛忽然間發現自己竟走了一條如此漫長如此曲折的道路；他仿佛“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當年在巴黎寫下《滅亡》他這第一部作品。時代如此不同，但人性的黑暗面又如此相似。巴金決意要還清他“心靈上的欠債”：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那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

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巴金對文革痛定思痛。在1986年〈“文革”博物館〉一文中，他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他顯然希望這是一座由政府興建的、正規的、權威的而且規模巨大的“文革博物館”，而且在這裡每個中國人都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他說：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自己的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可是，1986年至今四十年過去了，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並沒有實現。四十年！竟然就這樣流逝了！這確實很是可悲。不知巴金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可否安息？！不過，時過境遷，轉念一想，既然今天，文革發動六十周年，中國有關當局採取了各種手段遮蔽相關印記，有意迴避歷史，甚至早在十年前就把位於汕頭澄海區塔山的唯一一座原來由民間創辦的文革博物館斷然封閉，在此情況下，如果由權貴者興建一座以“正規”、“權威”標榜而且規模巨大的“文革博物館”，這會是什麼樣的“文革博物館”？又會表現出什麼樣的權威意志？真不堪設想。

巴金自我懺悔意識，他對文革的追問，令人動容。只可惜，更有一些人，不為所動。君不見，許多最應該懺悔的人，最應該吸取文革教訓的人，不但沒有懺悔，沒有吸取教訓，卻反其道而行之。

何與懷



文學巨匠巴金老人

